

文史争鸣

屈原故里再考

——田园调查手记之一熊家冲

□ 叶继程

长湖方圆百里,上溯荆沙、荆门,下连夏口、洪湖,水波荡漾间,载着千年航运与传说。南岸关沮曾是帆济舟楫、市声腾沸的码头,凤凰村的熊家冲便与这繁华隔水相望,静卧在凤凰山余脉间,像一块被岁月遮蔽的璞玉。

编纂《凤凰村志》时,我留意到一个细节:熊家冲全组三四十户,以余、周、蒋各姓聚居,唯独无半个熊姓,却偏以“熊”为名。带着这份好奇,我踏上了实地解惑之路。

在村里教了一辈子书的老校长曾祥值,是村里最懂旧事乡情的智者,笑容里藏着人生的沧桑。他告诉我,凤凰村地势像“一条枪”,枪托是凤凰山,枪杆连余家洼、牟家洼、曾家洼三洼,枪尖直戳湖汉,便是熊家冲。这地方虽无熊姓,却藏着与皇家相关的传说,叶家山西侧香火鼎盛的五重庙便是见证。曾校长有点忙,便遵其指点,骑电动车来到老书记李传福的祭品店。中过风的老书记说话不利索,但思维清晰,倒了杯热开水,慢慢讲起那段遥远的传说。

老书记说,熊家冲原叫潮儿台,和外六台的张儿台、刘儿台一样,因古时长湖漫漶、水患连年,高地称“台”、低处为“洼”得名。那时的潮儿台无人定居,只有一座巍峨的龙王庙和一棵参天银杏树,湖上渔民常来修船补网、避风避浪。

传说某日,一艘大船从郢都驶来,舱内停着黑漆棺木,船篷悬着白纱。出关沮口,船首风水师看清潮儿台地貌,高呼泊船。他登岸对龙王庙三鞠躬,对随行皇亲大臣说:“此乃白鹤地,葬先辈可荫子孙万年。”众人依其吩咐焚香折席,风水师推演后明示:“正西向,接龙传砖瓦,瓦尽之地为建庙新址。”当最后一块青砖被撬开,一只白鹤冲天而起,掠过夕阳消失在西北天际。新庙建成即如今的五重庙,因安葬了楚国熊氏皇族,潮儿台更名为“熊家冲”,沿用至今。

这段传说本拟编进村志“自然村”栏目,便尘埃落定,可前些天在乡路工地打零工时,一位长湖北岸董场的工友却漫不经心地说:“九店子的孙家山,相传是屈原姐姐的婆家,隔湖相望的熊家冲,就是她的娘家。”这句话像春日惊雷炸醒了我——从小课本便说屈原是屈原故里,怎么会冒出“熊家冲”?于是放下手头杂务,一头扎进古籍史料中,开启了爬梳文献、追根溯源的旅程。

其实屈原故里的说法歧异早已有之。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楚学研究深入,专家学者各抒己见,相关讨论愈发热烈。拜读多篇代表性文章后,梳理相关典籍,我渐渐有了自己的思考。

对屈原最早立传的是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,他距屈原生活年代仅晚百余年,其记载极具权威性。《屈原贾生列传》开篇便说:“屈原者,名平,楚之同姓也。”虽未明说出生地,却明确其为楚王族同宗贵族。《史记》列传惯例,王族、公族之后多以族见籍,不写具体籍贯,足见屈原籍贯与王族绑定。屈原先祖屈瑕是楚武王之子,受封于屈地以屈为氏,虽屈地不详,但屈、昭、景三大贵族始终随王族而居,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

较司马迁稍早的东方朔在《七谏·初放》中写道:“平生于国兮,长于原野。”这里的“国”即楚国都城郢都,明确屈原出生于国都。司马迁的“楚之同姓”与东方朔的“生于国”相互印证,秦汉时期,郢都为屈原故里是公认事实。东汉王逸为《楚辞章句》作注时,也认同“屈原少生于楚国”,仅对“长于原野”有个人解读,与籍贯无关。

最具说服力的是屈原本人的诗作《哀郢》。这篇作于公元前278年郢都沦陷后的作品,蕴含对故国故里的眷恋,是了解其故里的第一手资料。屈原官至左徒,主张变法抗秦,因触动旧贵族利益两度遭贬,流放汉北与江南。

《哀郢》开篇便泣血写道:“皇天之不纯命兮,何百姓之震怒。民离散而相失兮,方仲春而东迁。去故乡而就远兮,遵江夏以流亡。”他从郢都出发,沿长江、夏水流亡,“望长楸而太息兮,涕淫淫其若霰”,望见故里梓树便伤心落泪;“过夏首而西浮兮,顾龙门而不见”,频频回望郢都龙门却再难相见。诗中“郢都”“夏首”“龙门”等坐标,经考证均指向郢都——纪南城一带,是屈原故里最直接的自证。

考古发现也为“屈原故里在郢”提供了支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湖北博物馆江汉工作站对秭归楚王城(传说中楚国早期都城丹阳)勘探后发现,此处“未发现两周时期文化遗物和遗迹”,证实《水经注》“丹阳在秭归”的说法“实属误传”。1990年版《江陵县志》更明确记载:“屈原出生于郢都(今江陵纪南城)屈氏贵族家庭。”

这些史料与考古发现,让工友的闲话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。我带着梳理好的资料回到熊家冲,老书记李传福见我仍在追查,便用颤抖的手在柜台上画“白鹤地”草图:“庙移正西,墓压东南,龙眼成塘,鹤冲西北。”画完他按住颤抖的手说:“屈家姐儿回娘家,也是这条路。”

捧着草图,我生出大胆猜想:熊家冲的“熊”,或许不是安葬的熊氏皇族,而是楚国国姓“熊绎”之熊——楚国先祖熊绎受封建楚,“熊”是皇族姓氏与楚国象征;潮儿台下的黑漆棺木,可能不是熊王,而是屈氏先祖——屈瑕本是熊氏后裔,受封屈地改氏,屈氏作为贵族随王族居郢都周边,熊家冲或为屈氏祠堂;工友口中的“屈原姐姐”,或许是“屈氏姊妹”的简称,熊家冲便是屈家外嫁女的“娘家冲”。

屈原不仅是爱国志士,更是文学巨匠。他的《离骚》是我国第一部爱国主义长诗,想象瑰丽,情感激烈;《天问》叩问天地历史,思辨非凡;《招魂》《九歌》融合楚地巫风与浪漫想象,开创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先河。其作品为楚辞代表,爱国精神穿越千年,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。

地名、传说、史料、考古四股线索,在熊家冲拧在一起,相互印证却留有余地。我似有所悟:屈原真正的出生地,或许不在今日任何一座纪念馆,而在像熊家冲这样,被湖水、苇荡反复涂抹的小村落。这里没有铁证,只有爷爷相传的故事与时光留下的蛛丝马迹。

再到长湖岸边,恹恹的湖水漫过浅滩,凤凰山只剩一缕墨线贴在天际。渔鹰掠低暮色,晚风吻着湖苇,我恍然大悟。屈原被后世反复争夺,只因每个地方都想借他的《橘颂》《离骚》与汨罗一投,证明自己的水土也能孕育炽热家国情怀,长出千古绝唱。

熊家冲没有熊姓,却替楚国保管了一段“可能”。或许两千多年前的仲春,少年屈原曾在此摘蜜桃、听巫音、观白鹤,而后转身向郢都,抒发“乘骐骥以驰骛兮,来吾道夫先路”的豪情,践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执着。

踱过时光的河流,留下湿淋淋的注脚:故里未必是终点,而是所有归途共同指向的——

那一声叹息。
湖水漫过脚印,岸柳垂下身枝,熊家冲的故事仍在风里、雨里,在代代相传的时光里,等待着下一个探索者。

巫臣,操纵春秋历史的小人物

□ 余大中

史家将巫臣称为“操纵春秋历史的小人物”,源于他以个人恩怨为起点,凭借精准的战略布局,深刻改写了春秋中期的政治格局。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楚国大夫,依托对国际形势的敏锐判断与对人性的透彻洞察,在晋楚争霸的棋盘上投下关键一子,最终撬动了整个春秋时代的权力天平。

巫臣,生卒年不详,半姓,屈氏,名巫臣,字子灵,因出任申公,故又称申公巫臣。据《左传》记载,巫臣曾辅佐楚庄王征战。鲁宣公十二年(公元前597年)冬,楚庄王讨伐晋国,宋国大夫椒联合蔡国出兵救晋。晋国囚禁了楚国的熊相宜僚与公子丙,楚庄王提出“若释放二人,便立即退兵”,但晋国仍将二人杀害。庄王震怒,随即率重兵围困晋国,晋军抵挡不住,最终溃败。当时正值寒冬,巫臣向庄王进言:“将士们多受严寒之苦。”庄王听后,亲自巡视军营,慰问勉励将士,让众人倍感温暖,如披锦袄。

巫臣的命运转折,始于“春秋四大美女”之一的夏姬。夏姬是郑穆公之女,母亲为少妃姚子,因初嫁陈国司马夏御叔(封地在株邑),故被称为夏姬。夏御叔早逝,二人育有一子夏征舒。作为春秋时期公认的美人,夏姬曾与多位诸侯、大夫有染,由此引发一连串历史事件。史载她三次成为王后,先后七次嫁人为夫人,共有九人因她而死,号称“杀三夫一君一子,亡一国两卿”。《诗经·陈风·株林》中“胡为乎株林?从夏南!匪适株林,从夏南!驾我乘马,说于株野。乘我乘驹,朝食于株!”所咏唱的,正是夏姬的故事。

公元前598年,夏征舒弑杀陈国国君,陈国大夫孔宁、仪行父一面之词,于当年9月出兵讨伐夏征舒。楚国大夫轅辕率军抵达株邑,擒获夏征舒后施以车裂之刑,同时捉住夏姬,送到楚庄王面前请其处置。庄王与弟弟司马子反见夏姬美艳,均心动不已,想要娶她为妻。巫臣连忙劝阻:对庄王说“纳夏姬为妃,无异于因贪色而伐陈”,对子反则言“夏姬是不祥之人”,最终打消了二人的念头。随

后,庄王将夏姬嫁给了楚国连尹襄老。

《左传》记载,公元前597年“郟之战”中,巫臣与襄老均随军出征。此战中,襄老战死沙场,尸体被晋国大夫荀首带往郑国。而襄老之子黑要,竟不顾父亲遗体未归,执意“蒸”夏姬——古代“蒸”指儿子娶父亲的妻妾,或弟弟娶兄长的妻妾。就在此时,巫臣向夏姬表露长久以来的倾慕之情,让她先后返回郑国娘家,承诺日后会娶她为妻。之后,巫臣托人设法让郑国出面,请求夏姬亲自前往接回襄老的尸体,这一请求得到楚庄王批准,夏姬得以回到郑国。

公元前591年,楚庄王去世,其子熊申即位,是为楚共王。公元前590年,巫臣奉共王之命出使齐国,途经郑国时,与夏姬结为夫妻,随后一同出逃晋国。凭借晋国大夫荀首的引荐,巫臣被晋君任命为邢大夫。这场惊世骇俗的跨国私奔,以个人私怨为导火线,点燃了晋楚争霸的战火。此前,巫臣因反对令尹子重分封申、吕二县(楚国北方重要屏障)而与子重结怨,又因劝阻司马子反迎娶夏姬埋下嫌隙。待子重、子反在楚共王继位后诛灭巫臣家族,巫臣在晋国写下血书立誓:“必令子重于奔命!”这一复仇誓言,最终演变为改变春秋历史的战略规划。

巫臣的复仇计划,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——联吴制楚,将吴国打造成牵制楚国的“特洛伊木马”。他深知晋国虽强,却难以直接突破楚国的方城防线,于是将目光投向东南边陲的吴国。巫臣向晋景公献上“疲楚战略”:由晋国联合楚国东南的吴国,从两面夹击楚国,使楚国陷入两线作战的疲惫之中。晋景公采纳了这一建议,并派巫臣出使吴国,促成晋吴结盟。公元前584年,巫臣亲自率领30辆战车、300名射手抵达吴国,不仅向吴人传授车战战术、阵法等中原军事技术,还留下儿子屈狐庸担任吴国“行人”(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),稳固晋吴联盟。

这一举措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。其一,推动吴国军事革新:原本“断发文身”的吴国,迅速掌握战车冲锋、弓箭齐

射等战术,战斗力大幅提升;其二,形成战略牵制:在巫臣的指导下,吴国十年间七次进攻楚国及其附庸国,迫使子重、子反等楚国重臣“一岁七奔命”,极大消耗了楚国国力;其三,颠覆地缘格局:吴国吞并了楚国控制的州来、巢等战略要地,彻底打破楚国对江淮流域的垄断,形成“北晋南吴”夹击楚国的态势,为日后伍子胥、孙武率军攻克楚国郢都,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心理优势。

巫臣的影响远不止于个人复仇,其引发的“蝴蝶效应”,让这个“小人物”真正撬动了大历史,成为春秋中期历史转折的关键推手。首先,重塑晋楚争霸格局:吴国的崛起使楚国被迫两线作战,直接导致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中,楚共王因分兵防御吴国而被晋军射瞎一目,楚国霸业自此由盛转衰;其次,推动文明辐射与国家转型:巫臣带给吴国的不仅是军事技术,还有中原的礼乐制度与官僚体系,吴国通过屈狐庸与中原诸侯建立联系,逐渐从“蛮夷之国”融入华夏文明圈;最后,引发人才流动连锁反应:巫臣叛逃楚国后,“楚材晋用”的风潮逐渐兴起,伍子胥、伯嚭等楚国精英相继流亡,最终在吴国导演了“破楚入郢”的惊天大戏,这种人才流失也成为楚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。

对于巫臣,历史上始终存在激烈争议与矛盾评价:有人视他为叛国者,也有人认可他的战略家身份,使其呈现出双重面孔。在笔者看来,巫臣的故事恰恰揭示了春秋时代的残酷法则——个人恩怨与国家命运往往交织难辨。这个看似“因色误国”的楚国大夫,实则是精准把握历史趋势的战略家:他以吴国为支点,撬动了晋楚争霸的天平,更在不经意间开启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觉醒。正如清华简《系年》所载:“申公巫臣晋适吴,焉始通吴晋之路”,一个“通”字,道尽了巫臣在春秋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。他并非高高在上的霸主,不是光明正大的英雄,也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,而是一个充满个人算计、裹挟恩怨情仇,却又兼具非凡智慧与决断力的“搅局者”,最终凭一己之力,深刻“操纵”了历史走向。

活化楚都大家谈

从「文化盛宴」走向「市场华章」

荆州古城「千年一城满风华」常态化路径的探索
□ 张卫平

“凤凰展翅,一飞冲天!”当荆州市民还在津津乐道古城“双节”狂欢盛宴时,最近这个周末晚上的激情狂欢,再度上演。伴随“屈原”的高亢吟诵,两只光影凤凰从襄阳楼两侧振翅而飞,与隔河相望的火金凤凰雕塑形成“虚实呼应、双凤齐飞”的壮丽景观。与此同时,古城大北门“三国风云”实景互动演出、南门“不服来战”霸王争霸赛同步上演,共同构筑了荆州古城“千年一城满风华”的文化盛宴。

这场盛宴,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力量。“千年一城满风华”,以楚文化、三国文化为魂,通过“文化+”多元融合,让沉睡的历史资源在城墙内外焕发出夺目光彩。这是荆州文旅产业发展中的一次成功“破局”,不但一再吸引游客与媒体的眼球,更得到广大群众高度赞誉,初步改变了过去游客“打卡就跑”的窘况,探索出打造荆州城市品牌和旅游产品的一条崭新的路径。

不过,在荆州古城光影璀璨与人潮涌动的背后,“千年一城满风华”,也面临一场市场化生存的考验。这场引来万人空巷的古城“三门狂欢”,人气虽然爆棚,但盈利模式却十分模糊;引流虽然成功,但商业闭环却未形成。反观沙市街巷的阳台剧场,已然成功的与一路夜市形成良性互动,充分证明了,“文化流量”是能够转化为“经济增量”的。因此,如何让“千年一城满风华”活动,从市民自娱自乐的阶段性狂欢,走向可持续、能盈利的市场化运营,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核心课题。

要让荆楚文化这只“金凤凰”飞得更高、更远,必须用好市场这只“无形之手”,从顶层设计上推动其常态化、市场化、产业化。

首先,需要变更运营主体,从“外部导入”转向“市场主导”。荆州古城旅游的主角,是目前正在创建5A的荆州古城历史文化旅游景区。现在,“主角”几乎没有参与进来,项目几乎没有与市场接轨,虽可红极一时,却难持久。十年前,古城景区也曾花重金打造了《刘备招亲》《入城式》和《关公的世界》三台大戏,最终却因“叫好不叫座”,难以实现收支平衡而黯然退场。同样,奔街即顶流的郢城文化园,吸引的游客,主要也只是以本地为主,从辉煌到衰落仅仅也只有区区半年时间。这个项目,如果要常态化开展,“外部导入”必须让位给“市场主导”。同时,还应引入社会资本和成熟的团队,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,让市场的手调节市场。而政府只需要做好规划的引导、监管和服务,实现从“划船”到“掌舵”的转变。

其次,要探索多元整合,从“公益活动”变成“经营活动”。目前,“千年一城满风华”虽然持续火爆,但活动现场既不售票,又难以将游客引入近在咫尺的古城景区,缺乏清晰的盈利点。因此,必须尽快由“公益活动”转型为“经营活动”,打破单一依赖门票经济的传统思维,构建多元化盈利模式。可以开发分层的体验产品,如设置免费基础观演区与付费深度体验区。付费区提供楚汉汉装穿戴、情景摄影、与演员互动等增值服务。核心光影秀,可以坚持免费以聚拢人气,但VIP观景位、深度情景体验、主题文创套餐等增值服务必须跟上。在演出时间上,也可以考虑旅游团专场。同时,积极寻求与知名品牌的商业合作,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收益的双赢。同时,大力发展文创产业,开发具有荆州特色的IP衍生品,如东门凤凰光影的夜光手环、北门关羽形象的玩偶手办、南门霸王争霸赛的精选CD等,让游客能把“荆楚韵味”带回家。

第三,要增强产品体验,从“视觉盛宴”升级为“沉浸互动”。“千年一城满风华”,不能满足于游客当“看客”,更要让游客成为“参与者”和“消费者”。可以借鉴山西“那年晋阳”项目打造“八大情感元素”,在演出中设计更多让游客情绪起伏的互动点,如让观众参与“沙场点兵”“桃园结义”等情景互动。可以设计“剧情闯关”式游览线路,将古城“三门”联动,从孤立的演出点,串联成一条完整的消费链。同时,还可以借鉴成都武侯区民谣音乐季的成功经验,在办好南门“不服来战”霸王争霸赛的同时,邀请专业音乐人和“非遗”传承人,在关公广场唱响民谣,或者邀请全国各地戏剧,在关帝庙门前轮番上演关公折子戏。

荆州不缺文化资源,楚文化、三国文化、古城文化,都是独一无二的IP。要充分挖掘荆州独特的历史文化,努力延长“千年一城满风华”的消费链条。以古城东门的张居正街、南门的荆街两大夜间消费集聚区为核心,推动“文化+”与烟火气双轮驱动,丰富“光影秀+市集+演出”的复合业态。在北门三义街打造三国主题餐饮体验区,推出“三国英雄宴”等特色餐饮,结合三国文化背景设计菜品与用餐环境,提升游客消费体验。还可以通过构建“白天游景区、晚上赏演艺、夜宿古城畔”的旅游闭环,通过联票机制将“三门狂欢”项目与荆州古城、博物馆、楚王车马阵等现有景点捆绑销售。

让文化演艺由“一次性消费”,变成持续吸引力,让“流量”变“留量”,让“人气”变“财气”,让古城文旅从“一时火爆”走向“持续繁荣”。目前,“千年一城满风华”项目,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精彩亮相与突破。下一步,必须千方百计将这场始于市民狂欢的文化盛宴,改写为推动荆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不朽华章,让荆州的千年风华,真正在市场的浪潮中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。

文化荆州

二〇二五年第五十期 总第一百八十二期
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

翰墨荆楚



静夜思 作者 王秋萍